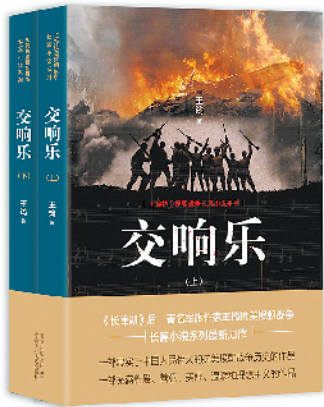


笔谈

文章立处,观点凸显



汪守德:继长篇小說《长津湖》之后,作家王筠积七年之功,又推出了其抗美援朝战争系列长篇小说的第二部——《交响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8月)。这部长达七十五万余字的长篇小说主要以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第五次战役为背景,前接长津湖之战,后延及双方的停战谈判,作品结构宏阔、人物生动、笔触绵密。

不同于以往多见的全景式叙事策略,王筠以基层部队官兵的视角切入战争,对敌我双方进行抵近观察与表现,糅合了写实与写意、想象与虚构、过往与当下、灾难与情感、生存与毁灭等诸多手段和元素,展示战场风云,张扬崇高英雄。王筠在小说中表现了大小二十三次战斗,每次的战斗过程又都是各具形态和不尽相同的,这既反映了战争的实际状况,也体现了作者的灵性 with 匠心。王筠以军级指挥员的间歇性登场,勾勒出战场的宏观态势;以基层官兵的浴血奋战,再现战壕真实;将李八里、孟正平、马永礼、鲍喜来、吴了了、脖颈赵、喇叭刘父子等一系列看似平凡的小人物有血有肉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写出了志愿军官兵英勇善战、冲锋向前的大无畏英雄气概。

《交响乐》对战争作出深刻的思考与精准的表现,彰显出以李八里为代表的志愿军官兵的家国情怀、民族大义和战斗精神。牺牲与存活、失败与胜利、平常与奇特、冷酷与柔情、清澈与迷茫、温暖与忧伤等等既对立亦统一的经验和情感,共同演绎出了雄浑、激昂、动人心魄的战争交响。王筠笔下的战争肌理细腻,极富生活质感,留存下丰富的历史和生命的信息。在作者滚烫而又冷峻的笔触下,战争不再是平面的、纯粹的、单向度的,而是多侧面的、多层次的、立体的,有高光也有阴影,有真醇也有血污,有崇高也有卑下,历史因此显得自然而真切、苍凉且厚重。

《交响乐》在浓墨重彩塑造志愿军官兵形象的基础上,也花费了大量笔墨刻画敌军形象,表呈出全息的战争图景,具有更高的认识价值。作者特别注重表现两军间差异明显的行为模式、战斗特征和文化心理,这也是作品颇为着力和值得关注之所在。事实上,除了武器装备的巨大代差,两军之间的差异实际上存在千方面面,互为镜像,可以更加清楚地看清对方,省察自身,这是一种新的文学发现和表达。作家有意设置了几组对立的人物关系,对敌我双方进行精确分析与描写,在无情厮杀的战场之外,也构建了一重在更高层面上“互见”的理想主义视角。

《交响乐》的另一特色,是小说叙事和人物对话语言中大量使用了安徽淮

写出战争历史的丰饶与深邃

关于长篇小说《交响乐》的笔谈

■汪守德 王筠

北方言,这给小说增添了特殊的味道,而乐器等道具的运用,也增强了人物的辨识度。乐器无疑是人物身份与性格外化的符号,也同人物命运紧密地联接在一起,其所具有的典型的象征意味,为战争增添了传奇般的音乐色彩,既契合于“交响乐”这个书名,也承载着作者对战争历史的独特理解。各个声部的交响,也是人物命运多层次的交织,通过战后人物命运的流转表达出作家的深刻思考。

多年的研究使得王筠占有了大量的战争史料,这使得他笔下的虚构故事,往往都有着可靠坚实的史实作依据,这也为小说增加了史家的可信度与严谨性。凭借厚实的生活积累、磅礴的写作激情、强大的叙事能力,王筠把抗

美援朝题材的战争小说扎实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王筠:实际上,在《交响乐》中我着重写了三件事情:爱、战争与和平,还有我们的传统文化。这也是我写作的初衷。

《交响乐》通过志愿军某部军直侦察营、某师医院治疗队、某部穿插营和美军某空降团战斗群特遣队的战斗历程,再现了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将铁血沙场和浪漫爱情、人性光辉和信仰之源等当做音符、音符和音律,共同演奏出战争与和平的交响乐。

战争本身的不同,作家关注战争视角的不同,意味着战争文学作品的不同。我年轻时读战争文学作品,无论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还是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印象深刻的是其宏大的视野和史诗般的架构,它们无疑都是战争文学的经典之作。后来读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读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读克劳德·西蒙的《弗兰德公路》,以至于欣赏当代的战争电影《拯救大兵瑞恩》《战马》《血战钢锯岭》等,一个突出的印象是,那种宏大的史诗叙事已经渐行渐远,个体的、人性的力量却越来越被重视,作品也更有穿透力和感染力。

爱的力量,成为我创作《交响乐》的最初萌动。在我讲述这样一个战争故事的时候,无论是李八里将自己唯一的军大衣作为定情之物托付给新婚妻子王翠兰,为了滞留敌后的志愿军伤员而毅然决然地选择抗命;无论是师医院治疗队医生王翠兰以导尿管救治小腹中枪的喇叭小刘,教导员孟正平对战士黄毛执行“战场纪律”;还是美军特遣队纽曼中尉和志愿军女战士吴了了、文化教员马永礼等为了交战双方的伤员而付出生命的代价,诸如此类的情节,都包含了爱的存在。爱,在战场上变得广义、繁复、琐碎、粘稠。人性的爱、战友之情、男女之恋、阶级感情,对国家和民族的无私付出与奉献,这些复杂厚重的情感构成了《交响乐》最为显明的基调。在《交响乐》中,最刻骨铭心的是爱,最残酷的也莫过于剥夺了人人与人之间的爱。战争的残忍与严酷、崇高与伟大,或许都蕴含其间。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之战,更是一方真实、厚重、富饶和多姿多彩的文学富矿,在这片土地上用心耕耘、耐住寂寞,早晚会长出庄稼来。《交响乐》的扉页上印着这样一句话:“战争的最高境界或者说战争的终极目标在于和平。但是,今天的和平,不过是为了明天的战争而准备,或者说,是为了更加长久的和平而准备。”这是我对于战争的认知和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能战才能止战,能战方能言和。所有的和平都是打出来的。我们现在常说定力,定力来自于底气,底气源于实力。一言以蔽之,为了世界的安宁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要时刻准备着抑止战争和打赢战争。当年朝鲜战场的和平是这样打出来的,今天也同样如此。

事实上,战争的生灵涂炭不仅给参战各方带来了灾难,也给全世界带来了灾难,多少爱恨情仇都淹没在这场残酷的战争里了。在战争的尽头,是否还有另外一种历史的面相?战争中个体的命运是否也可以葆有另一种可能?这也是《交响乐》所要表达的另外一重思考。凝望遥远而模糊的历史地平线,风景别有洞天。当代的中国作家必须有创造性的洞察与发现,这样的发现将会意义非凡。

摹写壮美飞天画卷

——评兰宁远的航天文学创作

■康 璐

文艺观察

观文艺之象,发思想新声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航天科技事业持续发展进步,特别是载人航天工程,在世界范围都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时代赋予作家一种机缘和使命,用自己的眼睛和笔墨来瞩望这一伟业。航天大军的风采神韵、航天英雄不寻常的艰苦成长历程,实在值得作家认真书写。

继出版长篇报告文学《挺进太空》(河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9月)之后,兰宁远又一部航天题材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飞天路》(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年1月)新近付梓出版。这已经是他的第三部航天题材报告文学。早在2009年,兰宁远就曾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飞天梦》(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10月)。这10年来,兰宁远稳扎稳打,这些作品描绘了波澜壮阔的航天画卷,成为一位军旅作家对时代的真诚记录。

中国的航天事业体现了民族精神的光彩。兰宁远在他的创作中,牢牢地认识并把握着这一点。他努力从广阔的生活捕捉灵感,寻找航天事业和航天工作者独特的精神内涵、生活细节和个性风采。作为长期在航天系统工作的作家,他深感准确记录、生动书写中国的飞天之路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飞天梦》是一部全面、深入讲述中国航天英雄成长历程的长篇报告文学。兰宁远因为工作的原因,曾经接触到包括杨利伟在内的中国第一支航天员队伍,对这个特殊方阵有着一定的了解。2003年,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之后,关于首飞航天员杨利伟的很多报道见诸媒体。兰宁远感到,还应该进一步深入挖掘、真正触及到航天英雄独特的成长历程和精神世界。他做了许多扎实的创作准备,先是研读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史,接着对航天员周边的教练员、心理医生等人群进行采访。兰宁远努力从心灵深处准确把握航天英雄的飞天梦想和心路历程,经过与主人公数十次的交谈,并亲身体验了航天员的生活和训练,终于掌握了足够的素材,读懂了他们的精神世界。《飞天梦》全面、集中地讲述了中国航天员大队自1998年成立以来十多年走过的风雨历程。作品并非单纯地歌颂英雄,而是带着读者一起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去感受平凡而伟大的精神力量。

《飞天梦》出版之后,兰宁远并没有急于再出新作,他一直密切关注并跟踪着载人航天工程的发展进步。到出版《挺进太空》时,已经过去整整9年时间。这9年里,中国的航天事业取得了更多辉煌成就。面对这样一项跨世纪的国家工程,如果没有权威的、有深度的记录,很多故事和细节有可能会被时光遮蔽,航天人的艰辛、智慧和勇气也不会被更多人知晓。兰宁远对这一题材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创作的视野也从航天员系统延伸到了整个工程,从航天英雄拓展到了整个研制队伍。

载人航天工程涉及的学科范围很广,几乎都是国际的技术前沿。这对于中文专业出身的兰宁远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他要阅读大量的航天历史和航天技术等多方面的资料,扫清知识上的障碍。此外,和一般的高科技项目不同,载人航天是“万人一杆枪”的国家重大工程。如何对这样宏大的工程做全景式的书写?怎样选材成为关键。这也是对作家思想能力的考验。

兰宁远利用不同机会找到直接参与工程论证、决策和研制的上百位领导、专家和技术人员了解情况,并来到中国科学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等单位,对工程总体和航天员、载人飞船、运载火箭、发射场、着陆场等各大系统进行了深入采访研究。上至工程的决策层领导、专家院士,下到一线技术员、岗位操作手,每个系统都有各自的领域,每个行业都有独特的经历,涉及多种学科,既相对独立,又互相关联。把这一切搞清楚,找出研制重点、代表人物和感人故事,可以想见其工作量之庞大。兰宁远凭借着坚实的努力理清了脉络、采撷了珍珠,实现了对载人航天事业的深入梳理和生动表达。

在《挺进太空》一书中,从古老的飞天梦想,到“东方红一号”的壮美腾飞;从中国航天员首次飞向太空,到第一次太空漫步;从神舟、天宫实现“太空之吻”,到女航天员的首次出征;从完美的太空授课,到太空33天的全新征程……兰宁远引领读者回望载人航天工程走过的壮丽航程,表现出了更为宏阔的视野和胸襟。

十几年与这项工程一路同行,兰宁远已经有了足够的知识储备,对工程的现状和未来有了更加深刻准确的认知,感受了科学家的情怀和担当之后,向祖国致敬、为科学赞颂,就成为了更加鲜明

的创作主旨。所以,兰宁远在进一步完善资料的同时,将更多的精力用在了如何以文学的方式生动鲜活地呈现国家力量和民族智慧的层面上。两年后,他果然不负众望,出版了新作《中国飞天路》。

在这部30多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兰宁远以载人航天工程的重节点为脉络,以时间为线索,以人物为重点,把不同阶段、不同系统的重要事件、典型人物、精彩故事和动人事迹融为一体,构筑起了清晰明朗又血肉丰满的作品结构。

《中国飞天路》的一个特点是信息量巨大。从内容上看,涵盖了从“三垂一远”的发射模式到瞄准国际前沿的空间科学试验;从细节上看,有航天员训练时挑战的生理和心理极限、老一代航天专家面临专业领域的重新选择、靠创新项目留住年轻人才、科学家为找到基础材料自主开辟研究道路……作品既有对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宏大思考,又有对个体人生价值的讴歌与沉思,使读者看到中国航天人在逢山开路、遇河架桥、披荆斩棘的艰难之路上市体现出的自强不息的中国精神和中国智慧。兰宁远的作品消解了历史与科学的“冰冷”,实现了客观真实的理性思辨与主观体验的情感温度的交融。相比起前两部作品,兰宁远在《中国飞天路》一书中,更多地把视角对准了为工程研制做出重大贡献的幕后人员,复调式地奏响了航天人的心灵乐章。

在《中国飞天路》中,还有很多鲜为人知 的故事。读者从中可以看到一次次成功发射背后的艰辛与坎坷,这些坎坷和挫折表现出了航天人的科学精神、创新超越、使命担当与家国情怀,亦将中国航天的艰难探索与豪迈进击深深镌刻在中华民族 的集体记忆中。

无论是《飞天梦》《挺进太空》,还是《中国飞天路》,虽然作品涉及的专业术语繁多,但阅读时并不会感到生涩繁冗。兰宁远保持了他一贯流畅、清新、自然、诗性的语言风格。他笔下的故事跌宕起伏、充满了命运感,人物语言真实生动,写出了智慧之美、勇气之美、理性之美。

时代呼唤英雄乐章,呼唤思想厚重、艺术精湛、启人心智的文学作品。兰宁远这一部部阶梯式递进的厚重纪实,显示出他驾驭重大现实题材的写实能力和思想能力。兰宁远的航天文学创作是理性、雄浑的时代记录,也是作家以文学方式介入科学普及的探索实践。



红军渡(油画)

马光创作

长征

第4823期

沉实而高蹈的审美探寻

■解怀福

佳作读评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张学东的中篇小说精选集《阿基米德定律》(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6月),收录了作者发表于《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刊的中篇小说佳作。其中最吸引读者目光的当数《阿基米德定律》,这部中篇小说原载于《当代》2018年第5期,先后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转载。作家用沉实厚重的笔调,讲述了一个感伤而又温馨的故事;在繁复多义的叙事中,演绎着沉与浮、美与丑、悲与喜的重合奏,于虚构的故事框架中贯穿丰富、精微、细腻的细节描写;传达了作家对道德秩序、伦理选择和价值世界的肯定,以及对人“应该怎样生活”这一严肃问题的审美化思考。

在这部小说中,阿基米德定律作为富有哲理的核心意象,其中的漂浮、悬浮和沉浮的三种状态,暗含了人的生存

状态,隐喻了人物的命运。的确,固体之于流体,在一般情况下三种状态并不是静止的,而是运动变化的,这跟固体的体积、重量与液体的构成和数量相关联。个体生命之于社会现实生活也是同理。城市和乡村就如同两道堤岸,小说中的人物在生活流态里不由自主地漂浮、下沉、悬浮。主人公马娜虽然历尽坎坷,却并没有褪去淳朴、美善的底色,最终彰显了人的尊严、灵魂的重量和更为坚实的生命原则。

张学东在作品中所描写的奇人奇事奇境带有戏剧性和夸张性,在相互对照的叙事描写中,更加集中、鲜明地凸显了作家的审美追求。主人公朱安身外表丑陋和内心善良构成了强烈对比。实际上,朱安身是个好男人,品学兼优、酷爱学习、勤于锻炼、乐于助人。来到城市后,他钻研业务,努力工作,与人为善。在其冷淡、内向、沉默的表情之下总有一种独特的东西,即善良、诚信、倔强、自尊和洁净的灵魂。正是这些可贵的内在精神品格,使得他在生活的重压下终获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维

护了自己做人的原则,矗立起值得珍视和坚守的人格尊严。朱安身心灵美的光芒最终穿透了外表丑陋的硬壳而映照出灵魂的纯粹与美善。

小说在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心理世界等层面,运用一系列对比的艺术方法,酝酿积蓄起震撼人心的力量,使朴素平淡的生活具有了思想的深度。个体生命中所存在的负面质素和消极意义被揭示、批判和否定,人类生活中具有积极意义的普遍道德、伦理和价值诸如质朴、善良、勤劳、智慧、同情、怜悯、正义、责任、信任、希望、信仰等被认可和张扬。

张学东在小说悲与喜的调性转换过程中,自然地整合、提取出另一种独特的审美感受和审美趣味。小说人物的行为在本质与现象、动机与效果、目的与手段之间存在着抵牾,偶然之中隐藏着必然,悲剧似乎是可以避免的。方寅虎的霸道横行、马娜对自尊和道德底线的坚守、朱安身对人格和正面价值的捍卫,深刻揭示出真诚、美善、坚强、执着的生命往往要伴随着苦

难和悲怆的现实,而这种强烈的对比超越了纯粹悲剧或喜剧的界限,将读者的阅读感受从震撼、悲伤转化为对勇敢、正直的同情、感叹和赞赏。悲离不开喜,喜也离不开悲,喜和悲的结合、转换、融合,使人物和故事处在生活的漩涡中,运动着,变化着,形成了戏剧性的张力。其中的关键条件在于对突发事件合理性的铺垫和描写,外部环境所产生的无法抵抗的强大力量,催动了小说由悲向喜的情节转换。

作家通过对人物处境和命运遭际的细腻描摹,展现了对生命和存在的形而上思考,这种思考自然会触动读者的头脑和心灵。真正优秀的小说写到人生、命运的层面还不够,还要向着人性和灵魂的深层掘进。《阿基米德定律》在城乡、沉浮、美丑、悲喜的交错互见中,编织起繁复深刻的多维结构;呈现出人性丰富的层次和深刻内涵,更有力度地揭露人性丑,赞扬人性美;观照人类的精神存在并进行深入的思考,从而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复杂深沉的审美体验和思想智识。

